

爱打牌爱唱歌爱买彩票
爱帮忙爱奋斗爱潇洒过日子也爱梦想
当过兵当过海员当过钢筋工
我不是艺术家我有艺术家范儿
我不是乞丐我和你一样

我是人体模特老牟

本报记者 任鹏



▲老牟漂泊了多年,他承认,自己吃亏就吃在这脾气性格上。

小便池池壁上,一波冲厕所汩汩流下。17日晚上10点,老牟站在长沙苏荷酒吧男卫生间正中发呆,眼神恍惚。

白了一半的长发绑成马尾垂在脑后,头上戴了顶棒球帽,老牟的这身打扮很适合酒吧的氛围。

如厕者刚离开,“艺术家范儿”的老牟“醒”过来了,操起拖把,擦去地面上的一点水渍。

这是他的新工作——厕所保洁。晚上7点多上班,在狭小逼仄的空间里,一直呆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。

外面传来震得心脏发颤的重低音。年轻的男女们,喝着不菲的芝华士,随着音乐节奏,摇摆。

倒退到39年前,老牟还是一名新兵

18日8点多,老牟来到离他住处1000多米外的湘江边。

睡了6小时,上午没事,他习惯出来溜达。

“四年前在这里,我救了一个落水女孩。110来了还说,要有事再找我。”老牟说:做了好事咋没好报呢?

两年前,老牟辞掉苏荷酒吧的保洁工作。

“我捡了5部手机、3个钱包,里面有好多钱,我都上缴,说要给我奖励,后来也没影了。”老牟愤而离开。

他又回到了老本行,当人体模特。

6年前,老牟做了人体模特,一天工作8小时,收入25元,最近两三年涨到40元。再后来,他在画师指点下,留起了头发,扎起小辫,在河西一片画廊里,有了点名声。

“但人家瞧不起我,把我当成要饭的。”老牟说,自己是捡废品的,不是乞丐。

凌晨,老牟出门,沿着寂静的街道,穿梭在熟睡的小区,缓行捡拾,也有十几元入账。

倒退到39年前,老牟还是一名新兵,对未来的生话充满想象。

4年后退伍,他才发现,自己一年级的文化水平,在这个社会,是那么无助。

31年后,白发爬上老牟的头顶,他流落到长沙,在工地上当钢筋工。

老牟在湖北双邱煤矿下井,差点丢了命;在福建修水电站,冬天差点冻残左脚;干过肉联厂,也当过海员。

“这一辈子,过得太苦。”老牟60年的人生,被割裂成无数碎片,分散在全国各地。

所有的苦都抵不过一次耻辱。老牟说,22年前,和他一起流浪的一个少年因盗窃被抓,指认老牟教唆,老牟被劳教三年。

“有口说不清啊。”出来后,老牟心里发狠,非要找到那个小孩,“弄死他我给他抵命。”

可后来就想通了:小孩子不懂事,由他去吧。

“现在这个社会,和我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呢?这么多不公平的事,人情淡薄。”老牟很灰心,知道抱怨也没用。“以前,看见小偷我会帮着抓,现在?连想都不想。”

老牟不是没有好一点的工作。

“几年前在一家驾校看大门,收入不错,还发福利。一次,我没错,老板还骂我。”一怒之下,老牟离开了。“你是老板、有钱就可以骂人吗?我就不吃那一套。”

老牟也承认,自己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性格上。

“在哪混儿?”“苏荷酒吧”

老牟总赌气说看不惯人情淡薄,可他也明白,生活转机,还是因为遇到了好人。

比如现在的老板胡绪兰。

两年前,这个46岁的湖北男人,承包了酒吧男厕保洁,手下只有老牟一个人。

晚上,胡绪兰穿上白衬衣,打起领结,像是要去参加宴会。如厕

者洗手后,他恭敬递上纸巾。有人呕吐,他上去帮忙拍背。

有意识的人,会掏出一二十元小费,掷在盘子里。

胡绪兰的收入来源于此。酒吧不给工钱,会提供晚饭。上班前两个小时,两人提前去酒吧,再晚是吃不上饭的。

“胡老板”这样养活自己,每月开给老牟1200元。

“一天给他一包烟,烟瘾不小。”18日中午12点,“胡老板”起床了,白衬衣挂在阳台上。

这是老牟第二次给胡绪兰打工。

两年前,胡绪兰第一次见到老牟,这个捡破烂的男人,正往路边两个卖唱瞎子的碗里丢钱:3元。

胡绪兰于是雇了老牟,一个月800元,管吃管住。

生活从此改变了,老牟做模特一天才40元,今天有活,明天歇着。

胡绪兰的道理是:老实做人不会吃亏。他从不防着老牟,早早就给他家门钥匙。

下午,老牟外出会友。去了他熟悉的废品收购站。生活困难时,有人就会十元、二十元地接济他。有了钱,老牟赶紧还。

打牌、收拾活……大伙各忙各的。遇到熟人,老牟赶紧上前打招呼,递烟。

“在哪混儿?”收购站有人问。

“苏荷酒吧。”老牟报上的名字引来几声啧啧:“比以前强多了啊。”

“好人有好报的啊。”老牟低声嘟囔。习惯性掏出烟,里面,空了一半。

“我的真名叫陈维克,家住重庆”

比烟盒还空的是老牟的口袋,只剩十几元。

半月前,老牟开始工作,胡绪兰给了600元。

“全都花光了?花到哪里了?”

出租屋里,胡绪兰像责问自己的孩子。老牟默不做声,吸烟。

胡绪兰说,老牟有100元钱,今天就能花掉。“这么大年纪得有计划。这个社会很现实,你不是残疾人,没人让你白吃。”

老牟心虚,赌气冒出一句:“有一天过一天,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。”

“老乡借你20元钱不给,你说算了,他也要吃饭,那你还吃饭不?做善事,要看自己身份和收入。”不过,胡绪兰也承认,这些事自己做不来。

老牟经常打牌,玩的钱不多,输赢二三十元。“输了钱就饿肚子,和他说也不听。”胡绪兰最不满老牟这分“潇洒”。

从出租屋走出来,老牟嘘了口气。他不敢对胡绪兰发脾气,不是因为他是老板,而是胡绪兰对老牟确实很好。

“昨天给了我200块买手机。明天给我上号。”老牟拿出一部二手山寨机,170元,“还行吧?”

闲暇时,老牟会去路边KTV唱歌,7元钱唱3小时,还有茶水。

“唱歌时很放松,最喜欢唱《我用胡琴和你说话》,还有《父亲》、《母亲》。”

印象中,父母早年离婚,他们并未给老牟多少亲情。

想起往事,在外面几乎漂流了一辈子的老牟,突然很想念重庆的家乡。

只是,家里没人了,房子和地,也不知被谁照料着。

想家是老牟每天买彩票的原因,一天10元,“我想中大奖,有钱就有保障,回老家过。现在?我这样哪有脸回去见人?”

胡绪兰担心,万一哪天干不动了,老牟又不存钱,怎么过下去?

老牟也想过,想不通,就开始害怕那一天到来。

“我的真名叫陈维克,家住重庆璧山县甘塘乡五三组。”老牟狠狠反问了一句,“哪一天死在大街上,国家总会替我收尸吧?”

围观“水浒反腐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刘彦朋

县反腐倡廉教育活动时间表》。

这个时候表显示,自从廉政教育基地7月13日揭牌以来,县纪委监委、县委办公室、县委宣传部以及县直各部门2000多人到基地学习,来参观的,都是副科级以上的干部。而7月28日,居然有20多家单位来参观。

“参观的比缴税的都多,每天二三百人,各部门都很重视。”梁山县纪委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。

拳铺国税分局是在一栋白色三层小楼,大厅里的接待人员,如今已换成县纪委的工作人员。桌上摆着宣纸、毛笔和墨水,供来访者写下感受。不过截至26日下午4点,仅有三位访客留言。

张华胜在梁山县教委教研

室工作,平时也主持一些婚庆仪式,被临时抽过来做讲解员,一场20多分钟。

每次

解说完,张华胜都会提醒说:“可以再自由观看,加深加深。”不过,回头的很少。

廉政教育基地在办公楼三

层楼道西侧,大小三四个展厅,

外加一条反腐败书法长廊。第一展厅追溯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程。第二展厅主题“法网恢恢”,展出的是从古至今的贪官代表,其中有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,济宁市原副市长、“下跪市长”李信。

“李信和段义和,他俩咋也

上了展板呢?”总有参观者提出

这个问题,张华胜说,上展板的,都是被法办了的贪官。展板上选的11个“近期贪官代表”,是从邹城市一本反腐小册子上筛选

来的。

展板上一些错误,也被来访者指出来了。比如说,“将功赎罪”写成了“将工赎罪”。这些错

一旦被指出来,张华胜他们就立即用相机拍下,传给染印厂,让对方尽快重做展板,“这要是被好挑刺的发到网上,又会生事端。现在,这个反腐倡廉基地已经

被指责娱乐化了,再出些低级错误,闹出故宫那样的动静,我们承受不起。”

第三展厅是这个廉政教育基地的特色——展示了水浒“反腐十八招”。“竟然有来访者

开着玩笑说出一段十八摸,这也太不严肃了。当时为啥不总结成二十招,或者十六招也好啊,省得他们乱联想。”一位工作人

员说。

(下转B03版)



▲梁山廉政教育基地展示的水浒反腐第十五招“坐怀不乱”。

来参观的,比缴税的都多

7月26日下午1点50分,梁山县农村信用联社一营业网点主任冯燕(化名)赶到县国税局拳铺镇分局办公楼门口,比通知时间早到了10分钟。

上午,单位通知她到这里参加纪委的会。“纪委的会,咋跑到国税局来开啊。”50多岁的冯燕有些不解。

其实,冯燕和单位十几个同事,包括主要领导,要参观的是梁山县纪委监委和国税局联合创建的廉政教育基地,这个基地建在拳铺国税分局的办公楼里。

这是梁山县纪委专门下发的通知,为此还专门排了个《全